
錦章
書局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急兄讐張飛遇害
孫權降魏受九錫


戰猇亭先主得讐人
孔明巧布八陣圖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請先伐吳者非但知兄弟而不知君臣之義也觀其古城之役誤疑關公之降操而欲拒關公豈非君臣之義重而兄弟之情輕乎其伐吳之意以為魏固漢賊而吳之黨魏亦為漢賊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剪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顧伐昆吾周將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蓋不獨為兄弟起見而伐吳在所當先即為君臣起見而伐吳亦在所當先耳

觀於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吳之計愈不得不決矣翼德之死為關公而死也為關公而死則其與孫權殺之無異也殺一弟之讎不可忍殺兩弟之讎又何可忍乎為一巳之私恩而釋曹操人不以此病關公則為三人之義而討孫權豈得以此咎先主

有關興而雲長不死有張苞而翼德復生君子觀於此二人而獨為先主之堂構惜也使劉禪而有興苞之風則鄧艾不能越陰平鍾會不能踰劍閣而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不至為晉武所笑矣嗚呼天不祚漢其謂之何哉

李意之見先主與紫虛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虛則有數言李意只寫一字公明惟憑卦象李意自寫圖畫極相類又極不相類而皆為後文伏筆令

讀者於數卷之後追驗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綫穿卻也

陳震之請李意當是孔明教之先主決意伐吳孔明爭之不得故特欲借青山城老叟以相阻耳然張良能以商山四皓止儲君之廢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吳之師謀之成不成蓋亦有幸有不幸焉

先主一生見畫圖者三初見孔明畫圖一幅定三分之形繼見張松畫圖一幅定入川之計最後見李意畫圖一幅為白帝託孤之兆蓋其一生俱是畫中人也

當關公顯聖之後便當接先主殺劉封而中間忽有曹操患病華陀被殺曹丕襲爵曹植賦詩一段文字以間之及劉封既斬之後便當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吳而中間又有獻帝禪位曹丕篡漢成都聞變孔明勸進一段文字以間之其過枝接葉處全不見其斷續之痕而兩邊夾敘一筆不漏如此敘事真可直追遷史

卻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君臣之公義而後兄弟之私讐子龍獨見其大）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讐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讐公也兄弟之讐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子龍見識有大臣諫臣之風不當以戰將目之）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讐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

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閬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兼閬中牧。使命賷詔而去。却說張飛在閬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是真兄弟不是假兄弟 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鞭死者。為後文鞭范疆張達張本 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其聲其淚俱從血性中流出 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欵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讐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獨生且不願何況獨受富貴 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為後文製辦白旂白甲伏筆 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塲操演軍馬。尅日興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此諫征吳祖不諫親征 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孔明之諫在孔明口中補出 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塲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寳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言伐魏則當親征伐吳則不當親征主意又與衆官不同 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以手足論之先主缺其一足矣故抱足而乃哭 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讐。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

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時臣甯死不見陛下也（只說自家要去便自要先主去）先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先爲下文伏筆○史稱關公善待卒伍驕于士夫張飛愛君子而不恤軍人故先主以此囑之）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預爲後文伏筆）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此非一怒則衆官之諫不息）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衆官皆為秦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讐回時發落孔明聞知即上表救秦宓其略曰

臣亮等竊以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荊州有覆亡之禍隕將星於斗牛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二句隱着伐魏早爲前後出師伏筆）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先主以孔明爲水今伐吳之心其急如火水亦不能制火矣）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時法正既死孔明又不同往則後來之敗勢所必然）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

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糧草因趙雲曾諫故不用為先鋒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

卻說張飛回到閬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掛孝伐吳關公之死為江上有白衣翼德之死為軍中需白甲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讐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義氣要亦要是真兄弟不是假兄弟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前之鞭督郵是怒縊之鞭曹豹是醉今之鞭范張是痛以痛而鞭鞭必倍痛矣鞭畢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限即殺汝二人示眾打得二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明日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譬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與糜芳傅士仁一段商議前後相對疆曰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呂布以戒酒而為部將所害張飛以飲酒而為部將所害前後相反而相對二人商議停當卻說張飛在帳中神思皆亂動止恍惚與關公夢豬咬足前後相對一則以夢為醒時之兆一則以醒為夢時之兆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顫坐臥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本欲以酒節哀誰知以酒致死不覺大醉臥於帳中凡人飲酒易醉悶飲更是易醉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初更時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寫得張飛聲勢曹操見關公于匣中雖死不死范張見翼德于帳中雖睡不睡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

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讀書至此亦為之拍案大叫）時年五十五歲。後人有詩嘆曰。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佐炎劉。虎牢關上聲先震。長坂橋邊水逆流。
義釋嚴顏安蜀境。智欺張郃定中州。伐吳未克身先死。秋草長遺閬地愁。

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荆州來見先主。先主用為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吳班事補前文所未及。胡班古本作吳班今從之）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員。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至城都。怏怏不樂。顧謂眾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孔明勸取西川昭烈不聽法正勸之而即聽然則法正必有所以制之之法也）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臥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關公之死先主感夢張飛之死先主見星前後相對）先主驚疑。連夜令人來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閬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賫表至。先主頓足曰。噫。三弟休矣。（結義之始先遇翼德次遇關公臨終之時先喪關公次喪翼德參差不同）及至覽表。果報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眾官救醒。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張飛掛孝是一重孝張苞掛孝是兩重孝）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群臣苦諫曰。陛下方欲為二弟報讐。何可先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張苞曰。卿與吳

班敕引本部軍作先鋒。為卿父報讐否。苞曰。為國為父。萬死不辭。（不但為父又為伯父）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蜂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此是制中期服與張苞亦是兩重孝）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衆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朕為天子。正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張飛曾見先主為天子關公尚不曾見先主為天子一則乍見而死一則未見而死俱為可痛）言訖又哭。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二弟俱亡。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先主從來善哭何况此時哭上加哭宜其哭个不住）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將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號泣。於軍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百忙中忽敘出一个仙人與魏之左慈吳之于吉遥相映射）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勝如吾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先主從之。即遣陳震賫詔往青城山宣召。震星夜到了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遥望仙莊。清雲隱隱。瑞氣非凡。（與卧龍岡彷彿相似）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與水鏡童子彷彿相似）震大驚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字。童子曰。吾師昨夜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神仙也。人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再三敦請。李意方行。（與隆中三請彷彿相似）既至御營。入見先主。先主見

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李意形狀在先主眼中寫出。寫李意三百歲人，另是一樣光景。）知是異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不知有何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二弟被害，親統大軍報讎，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望乞賜教。」（何不于關公未死之前問之。）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生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一一扯碎。（此應後文連營四十皆被燒毀也。）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此應後文白帝託孤之兆。）遂稽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群臣曰：「此狂叟也，不足為信。」即以火焚之。（為後文火焚之兆。）便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掛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視之，乃關興也。（二人爭印，與許褚、徐晃爭袍遙相映射。）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學習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旗上畫紅心，是權時從吉。）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寫張苞。）眾皆稱善。（傍寫眾人。）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雁應弦而落。（寫關興。○雁行可比兄弟，不獨失却第三，先失却第二矣。）文武官僚，齊聲喝采。（又寫眾人。）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曹操銅雀台前是一紅一綠相爭，此處却是兩白相爭，又自不同。）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

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作者欲寫二小將英雄故借爭印稍加點染今既顯過本事便當如此收科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讐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況日後乎近日之喪中討利兄弟相爭者當愧死矣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即命興拜苞為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為誓永相救護桃園之後又是一番小結義先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以上按下先主以下再敘東吳却說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即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覷南人無用為之一笑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効願舍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共討曹丕之罪諸葛瑾所見到底與魯肅相似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說先主罷兵正是

兩國相爭通使命　一言解難賴行人

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魏王受九錫吳侯亦受九錫君子於魏之受譏曹操之不臣於吳之受笑孫權之不君何也盍為雞口無為牛後韓侯之所以自奮也江東之地豈其小於韓邦哉且降魏而有益於吳則亦已耳無益於吳而徒受屈膝之恥良足嘆矣

操之九錫操自加之者也權之九錫非孫權自加之而待魏加之者也自加之與

待人加則有間矣操之九錫天子所不敢不與者也權之九錫魏欲加之而權所不敢不受者也人所不敢不與與已所不敢不受則又有間矣且受漢之九錫則足榮受魏之九錫則足恥為篡漢而受漢之九錫則為强降魏而受魏之九錫則為弱吾甚為孫權惜之

孫權前後如二人前之拔劍砍案何其壯也後之俯首稱臣何其憊也所以然者失在爭荊州而開隙於劉耳其始也結劉為援則以周郎五萬人足以西向而遏曹操百萬之師其既也與劉為讐則以江東八十一州乃至北面而受曹丕孺子之命君子於此嘆與國之不可絕而輔車相依之勢為不可離云

趙咨之對曹丕有二語為最妙其以獲于禁而不害為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於陛下為略所以抑彼之驕夫七軍覆龐德死非魏之見辱於關公者乎使非東吳則于禁不得生還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吳之大有造於魏也至於稽首稱臣不曰是誠服不曰是有禮不曰是識時務而乃曰略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吳終不為魏下也詞令之妙至於如此真不愧為行人之選哉

為國者之學不比書生尋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嘗識字聞酈生勸立六國後以為此法當失及聞張良止之乃曰賴有此耳是真能讀漢書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學而史彌遠以小人見用真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見斥則雖終日讀性理

却是不曾讀得

孫策不疑太史慈。孫權不疑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當兵勢方盛之時。其信慈爲易。權當國勢可憂之日。其信瑾爲難也。龐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吳。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馬超而不終。則德之義爲非義。瑾事孫權而無貳。則瑾之忠乃眞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權在今日卽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始於兄弟之相信決之耳。

還我汶陽歸我叛人。此魯之所以與齊盟也。而還荊州不許。還降將不許。則先主之於吳毋乃已甚乎。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此秦之所以歸晉侯也。而送還孫夫人亦不許。則先主之於吳。又毋乃太甚乎。然此釁自此而遂解。兵自此而遂回。則不成其爲劉玄德矣。今人稱結義必稱桃園。玄德之爲玄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極之一人。可以愧後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體者。

却說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屯白帝城。（白帝城三字先於此處一逗）前隊軍馬已至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爲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看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不似前番待魯肅之禮）先主問曰。子瑜遠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荊州之事。（先將孔明說起。要他看軍師之面納其所言）前

者關公在荊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不允。此二句隱然責備關公反推在關公身上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荊州。又推在曹操身上吳侯本不肯許。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又推在呂蒙身上今呂蒙已死。冤讐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關公死矣曹操死矣呂蒙死矣俱在三个死人身上却請出一个活夫人來又要他看夫人之面納其所言今吳侯令臣為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并將荊州仍舊交還。又恐一夫人不足以動之又說還荊州還降將以陪之降將本是漢將曰還是矣若荊州向以為東吳所當有而借與玄德者也今亦曰還則荊州亦本是漢地不曾借矣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末句歸重伐魏前是動之以情此則動之以義先主怒曰。汝東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不思剿除。却為異姓之親。而屈萬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先論義之大小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荊州。是棄重而取輕也。次論利之重輕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伐吳。竊為陛下不取。前還在兩家情分上說此又單就先主上說前所言是私後所言是公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讐。不共戴天。欲朕罷兵。除死方休。早為後文讖兆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說與孫權洗頸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回江南。却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請使為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有此一段議論愈襯孫權知人之明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補四十四回中所未及其言足貫神明。

今日豈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間也。（朋友不相信而君臣之相信如此為朋友者可以愧矣）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真正可羞）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階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先主不肯與吳其伐曹丕其勢必至於此）權曰。此計雖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恐孫權此時亦難見江南人物）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蜀兵故也。（有急乘來早已猜着）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丕覽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自誇其君）丕笑曰。卿褒獎毋乃太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侯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帶言魯肅呂蒙自誇其君又自誇其臣）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是以己之長形彼之短為人所獲難乎為臣臣為人獲難乎為君）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權謀之謂也即將眼前事解略字甚妙）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丕又問曰。吳主頗知學乎。咨曰。吳主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王之學與書生不同若尋章摘句即霸王亦不為也）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不失東吳氣象）丕曰。吳畏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

漢為池。何畏之有。（不失東吳氣象）丕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前表魯肅呂蒙是借君誇臣此却單就臣說）丕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於是即降詔命太常卿邢貞。齎册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與前曹操加九錫相反而相對）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吳蜀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圖之。（劉曄勸滅吳非所以助蜀正所以圖蜀可見二國之不宜相惡也）丕曰。孫權既以禮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為是。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此則書生之見耳魏即不封吳吳豈不能自王哉魏之帝可僭吳之王何不可僭）丕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劉曄是踏沉船）（曹丕是看冷鋪）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捧執册錫。逕至東吳。却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禦蜀兵之策。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禮當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蓋以自稱則雖伯猶榮受封則雖王亦辱耳）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蓋因時也。何故却之。（亦解嘲語）遂率百官出城迎接。（孫權出醜）邢貞自恃上國天使。入門不下車。張昭大怒。厲聲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與秦宓之比簡雍彷彿相似子布此時頗有膽氣）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趙咨足以服魏君張昭足以服魏臣）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

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為主併魏吞蜀乃令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眾視之乃徐盛也（趙咨之後有張昭不謂張昭之後又有徐盛）邢貞聞之嘆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在人下者也却說孫權受了封爵眾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賫進謝恩（孫權醜極）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王不肯接應（王位九錫豈足以揮壓蜀兵乎一笑）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眾皆默然權嘆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亡無人與孤分憂也（此是激將之語）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與劉封本姓寇正復相似）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嫺常從吳王征討屢立奇功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百忙中補敘孫桓來歷）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眾往擒劉備（不過恃二勇夫便不是良策）權曰姪雖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將軍朱然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為左都督朱然為右都督（與前遣周郎程普為左右遙相對照）即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馬軍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

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少年有可輕有不可輕此處以少年輕孫桓則可後文以少年輕陸遜則不可)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為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之。(以少年敵少年)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即命關興前往。興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既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以兩少年敵一少年)先主曰。二姪同去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孫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着大砍刀。(再就吳將眼中寫出二小將聲勢)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在臨時。尚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已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槍直取孫桓。(此處獨寫張苞出頭末寫關興)桓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蘸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寫張苞連戰二將又未寫關興)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雄。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故作驚人之筆)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讀至此疑有神助及閱下文方知是人不是鬼)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興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此處關興突然而出卻先見斬將後見其人筆法甚奇)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此寫關興)桓大怒。拍馬揮

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着張南馮習掩殺張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此寫張苞）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兵只不見了關興（忽然突出又忽然不見寫得關興奇妙）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言訖綽槍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此又寫關興）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荅曰我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做了豪傑的馬即死也不枉死）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現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朱然一軍不見厮殺在吳班口中補敘出來）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取勝（南亦能軍）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前寫過興苞此又寫吳班二將）馮習等大喜遂依計而行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為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假報了朱然真報偏不許報孫桓）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救應孫桓部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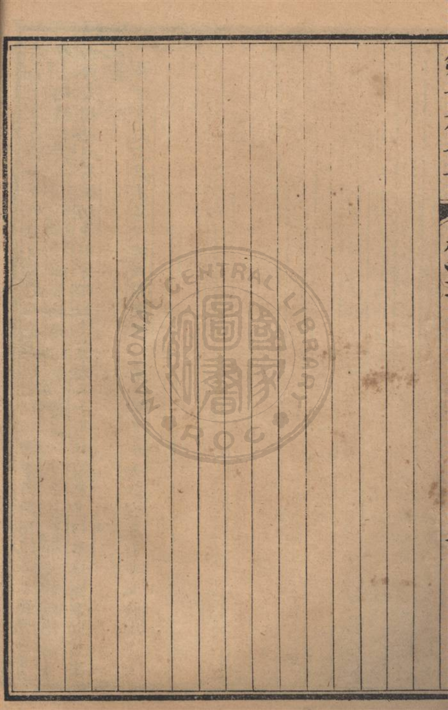
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疏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是朱然替死鬼）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關興殺一人擒一人張苞亦殺一人擒一人二人功勳正是相對○關興擒譚雄用虛寫張苞擒崔禹用實寫又自不同甚妙）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去了（此寫吳兵水路）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此寫吳兵陸路）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先主大喜就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寧為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痢疾帶病從征（為後文死于江邊伏線）却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重少輕老則失之黃忠重老輕少則失之陸遜）正言間忽報當泰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

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先主之信漢升與孫權之信子喻前後恰好相對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

正是

老臣素矢忠君志　年少能成報國功

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三回　戰猇亭先主得讐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關公顯聖不一而足前文既追呂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為演義裝點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無庸疑也即公之不沒於今日可以信其不沒於當年以為有關公何處是關公以為無關公何處非關公豈必拜像瞻圖見赤面長髯者而後謂之關公哉是氣所磅礴凛列萬古存殆無日不有一關公在天地無日不有一關公在人心耳

潘璋之死妙在關公顯聖糜芳傅士仁馬忠之死又妙在不必關公顯聖若必待關公顯聖而後獲之則不勝其顯聖矣且孫權陸遜亦當顯聖以殺之連營七百里之失亦當顯聖以告之而全蜀之師可不動先主之兵可不敗魚腹之八陣圖可不設矣三國志本以紀人事豈盡如西遊記仗孫行者之神通賴南海觀音之相救乎雖然糜芳之欲降馬忠之被刺關公之靈寔式憑焉則亦謂之關公顯聖可也不寍惟是即孫權之縛送范彊張達安知非翼德之靈寔使其然則亦謂之翼德顯聖可也

觀先主之伐孫權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不以孫夫人之尚在而寬孫權豈肯以糜夫人之既死而赦糜芳乎又觀先主之殺糜芳而知其必不釋東吳也不以殉

難而亡之麋夫人而赦其弟豈肯以不告而歸之孫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奪其兄弟之情而愛兄弟之情每不如其愛妻子之情觀於先主亦可以風矣

書生而有大將之才不得以書生目之亦惟書生而有大將之才則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先軫悅禮樂而敦詩書晉之名將一書生也張巡讀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書生也岳飛雅歌投壺孟珙掃地焚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怪今人以書生相詬詈見其人之文而無用者輒笑之為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為書生奈何輕量書生哉

從來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韓信非為胯下之夫則不能成興漢之烈張良非進圯橋之履則不能成報韓之功又未有不能負重而能忍辱者子胥惟懷破楚之略故能乞食於丹陽范蠡惟懷沼吳之謀故甘受屈於石室古今大有為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負重二字一生學問只在忍辱二字熟讀一卷老子便當得一卷陰符經

愛老而不愛少者不可以用才愛少而不愛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黃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為是請纓之終軍破浪之宗慤三表五餌之賈誼而用之也闞澤之薦陸遜非以其少而薦之也直以是為皓首之子牙白髮之充國耆

英之文彥博而薦之也。總之人而才。則老亦可少亦可。人而不才。則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當論其才與不才。不當論其少與不少云。

周郎之戰赤壁。龐統與有力焉。呂蒙之襲荊州。陸遜亦與有力焉。乃魯肅薦統。而孫權不聽。闞澤薦遜。而孫權聽之。豈信魯肅不如其信闞澤哉。亦前後之勢有不同耳。一當赤壁大勝之後。故氣驕而言難入。一當猇亭新敗之日。故心小而謀易從也。

却說章武二年春正月。（正月敍起時序分明）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此老倔強猶昔）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黃忠不服老陸遜不服少正與後文相對）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意在得仇人）璋引步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鎗出馬。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為前孫權賜刀照應為後關興得刀伏筆）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戀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第一日黃忠不老）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

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與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譬之下棋者有人從旁幫襯之。雖贏不喜）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吾今為關公報讐。（第二日黃忠又不老）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左邊周泰。右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淩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中箭而偏不能落馬。亦是他不老處）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讀者至此為黃忠着急）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來得突兀。寫得聲勢）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是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不以江東為重。而以中原為重。與趙雲一樣見識）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後人有詩嘆曰。

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

膽氣驚河北。威名鎮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英雄。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讐。深可痛哉。（又因黃忠并念關張。畢竟黃忠是客。關張是主）乃引御林軍直至猇亭。大會諸將。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自正月序至二月。時序分明。正為下文夏月燒營伏線）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孫權屢次自臨陣前。獨至此時不敢出面。可謂怯矣）兩

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自為帝之後須此一番縚 渠與受魏九錫者不同）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當回顧眾將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恂挺槍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若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此處雙寫二將）二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周二人慌忙入陣。先主視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先主處處念著兄弟 又與關公虎女犬子語遙遙相對）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得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冠跣足。皆使弓弩長槍搪牌刀斧。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兩個鐵蒺藜骨朶。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寫得番王可畏 早為南蠻王孟獲伏筆）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寧帶箭而走。（甘寧病中中箭猶能帶箭而走 黃忠雖老不老 甘寧雖病不病 兩人雖死不死矣）到得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群鴉數百。圍繞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興霸廟 往來客商祭祀有神鴉送客一程）後人有詩嘆曰。

吳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酬君重知己。報友化仇讎。

劫寨將輕騎　驅兵欲巨甌　神鴉能顯聖　香火永千秋

卻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猇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見關興。（第二次又不見關興寫得他出沒不測）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讐人潘璋。驟馬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山裡。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蹤失路。幸得星月有光。（正與二月中旬相應用筆閒警）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人。興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老人引入。興見堂內點著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當年便已如此何況今日乎）興大哭而拜。老人問曰。將軍何故哭拜。興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奉侍。何況今日為神乎。（近來造生祠者生則祠之歿則已馬與關公大不同矣）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讐。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三更已後。忽門外有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狹路相逢天道之巧往往如此可不畏哉）恰入草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潘璋門外所見與老人堂中所供有兩關公乎曰是一不是二）璋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聲。神魂驚散。欲待轉身。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非關興殺之而關公殺之也）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大刀亦有循環矣）卻將潘璋首級。擐於馬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細甚）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喊馬嘶。一彪

軍來到為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恰好又遇着讐人）忠見與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擐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興見馬忠是害父讐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勢危（讀者至此又必謂關公此時顯聖殺馬忠矣）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與張苞一同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塲苞興二人兵少慌忙撤退（此時馬忠即死糜芳傅士仁一併就擒豈不甚快然事如此便不曲文如此便不奇）回至猇亭來見先主獻下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卻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把守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糜芳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既寫老人又寫衆軍想見關公舊德不泯）糜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急等個空兒便就下手（聽得歷歷分明聲聲仔細與蔣幹聽周瑜先主聽徐庶更自不同）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獻去蜀主（此時不消關公顯聖卻假手于糜芳乃見天道之巧）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有此數語愈見下文先主之篤乎兄弟也）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

數十騎逕投猇亭而來。(糜傅之殺馬忠與范張之刺張飛相類而相反)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寔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是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糜芳之重投先主與劉封之不降曹操又相類而相反)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更不思九泉之下有糜夫人)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立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一个死三牲)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剮之。以祭關公。(兩个活三牲)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二伯父讐人皆已誅戮。臣父寃讐何日可報。(接手甚緊)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醢之。以祭汝父。(范疆張達在吳而先主伐吳不獨為關公報讐亦為翼德報讐言耳)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隲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達二人。現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張飛首級。遣使送還。(步隲為此語却是翼德有靈)交與荆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諸葛瑾已曾與先主言之矣)權從其言。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綁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馬忠是送死的范疆張達是送活的一是私送一是公送)令程秉為使。賫國書。望猇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

車騎之首并因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與曹操在木匣中見關公正是相對）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剮凌遲祭父之靈（亦是一付活三牲）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讐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讐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今先滅吳次滅魏（不肯得風便轉却是不識時務）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主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衆臣苦諫不聽如之奈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闞澤出班奏曰現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只因先主不見機就引出只个人來）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現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儒生斷不可小覷）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以今論之當在周郎之上）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補照七十五回中事）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張昭不知諸葛瑾安能知陸遜）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昭以書生輕之雍亦以年幼輕之）步騭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雍嫌其望輕騭又嫌其才短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闞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前止以一身保此又以全家保如此薦人薦得着力）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勿復言（前不聽闞澤而用龐統今獨聽闞澤而用陸遜可知昔非今是）於是命召陸

遜。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百忙中補敘陸遜生平）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陸遜故意作難。便有遜求築壇賜劍之意）權曰。闞德潤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與前賜劍周瑜相似）遜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眾官。然後賜臣。（意在壓服眾人。故要眾人面前受之）闞澤曰。古之命將。必築臺會眾。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人自無不服矣。（如蕭何薦韓信故事）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荊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閫以內。孤主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比周郎為都督時倍覺冠冕）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猇亭。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韓當周泰乃孫堅舊將。周郎尚是後輩。況陸遜乎。以今世俗論之。當寫眷晚生名帖矣。安得不驚）比及遜至。眾皆不服。（韓信拜大將而一軍皆驚。今眾人之輕陸遜彷彿似之）遜升帳議事。眾人勉強參賀。遜曰。主上命吾為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眾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現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

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又在陸遜口中帶表孫桓不必救之待我破蜀後彼自出矣早已算定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前不服周郎只是程普一人今不服陸遜却是韓周二人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此時陸遜將將亦大難事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甲執鋭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為大都督令退蜀兵早宜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鋭氣韓當以言觸陸遜與黄蓋以言觸周郎一假一真前後相映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忍辱負重四字從來成大事人無不由此汝等各宜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者皆斬此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也衆皆憤憤而退却說先主自猇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晝則旌旗蔽日夜則火光耀天與曹操赤壁一樣聲勢此處火光二字與後文火光相映射忽細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又在馬良口中照應七十五回中事先主大怒曰豎子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

令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馬良與闞澤之見相同）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先主與張昭周泰等之見相似）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著陸遜。並馬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寫韓當之猛。視彼驅之戰而不戰者。又復天淵矣）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曠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為後文伏筆）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的是忍辱負重之人）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馬良之智亦不輸于陸遜）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之中。（誰知避赤火又遇赤火耶。日之火易耐。夜之火難當）取水深為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不言移營之不可。而但言移營之難。猶是第二着）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卻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

其歸路小子可擒矣（若不遇陸遜則此計未嘗不妙）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址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只怕來不及了）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

蜀主有謀能設伏　吳兵好勇定遭擒

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後復有火攻破蜀之陸遜同一火也而陸遜之事難於周郎周郎受命於吳師方銳之時陸遜受命於吳師屢挫之後一難也周郎則有同心拒敵之劉備陸遜則有乘間窺我之曹丕二難也周郎則孔明助之龐統助之黃蓋闞澤甘寧又助之陸遜則張昭疑之顧雍步騭疑之韓當周泰又疑之三難也故曰陸遜之事難於周郎也然言其易則亦有較前而獨易者瑜之火在冬月遜之火在夏天冬月風逆必待借風而後燒夏天風順不必待借風而後燒則燒之易瑜之火在水上遜之火在林間水寨隔絕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旱路通達

不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則燒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連鎖玄德之營先自連屬不自連者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先自連者不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則燒之易有此三易以濟其三難故遜之成功與周郎等爾

兵有挫敵人之銳者將有大戰先有小戰以挫之將有大戰而勝先有小戰而勝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驕敵人之志者將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驕之將有大出而勝先有小出而不勝以驕之是也此法陸遜用焉當敵人初來之時宜避其銳而反挫其銳則周郎用法之奇當敵人屢勝之後宜破其驕而反益其驕則陸遜用法之變

關公之失只因不聽孔明東和孫權一語耳先主之敗與關公豈有異哉不但此也諸葛瑾兩次說關公一次說玄德亦只此一語之意也可見子瑜之才雖不及孔明而其識見大略相同真不愧難兄難弟

曹操赤壁之兵驕兵也先主猇亭之兵憤兵也驕必敗憤亦必敗況以陸遜為年少書生而心輕之則憤而益之以驕矣制勝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氣善乎先師之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小其心故能懼平其氣故能謀

苻堅之敗也王猛已亡先主之敗也孔明自在似孔明之智不如王猛矣然八公山之草木初非謝安能使之為兵魚腹浦之石塊寔係孔明能布之作陣是孔明

之才高於謝安矣況在入川時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預設陣圖以待陸遜又逆知遜之數不當絶而時令丈人黃老做個人情其神機妙算至於如此諸葛公真神仙中人豈後世智謀之士所能及哉

吳之勝蜀孔明知之而曹丕亦先知之魏之襲吳陸遜知之而孔明亦先知之斯已奇矣陸遜又知孔明之必知吳之勝孔明又知陸遜之必知魏之襲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於如此真非他書所有

一部書中前後兩篇大文特特相犯而更無一筆相犯如周郎陸遜之兩番用火是矣然周郎止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後半篇則華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陸遜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後半篇則魚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操不能設伏以待追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敗兵陸遜不能設伏以待敗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曹操從江邊有煙火處逃來又向路傍有煙火處走去以前之煙火為真而誤以後之煙火為假陸遜向山中有殺氣處隄防不向水邊有殺氣處躲避以前之殺氣為寔而誤以後之殺氣為虛華容道勝周郎十二隊之雄師却只是五百兵捧著一將魚腹浦勝先主七百里之勁卒却到底十萬兵不見一人種種變化真天地有數文字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韓當周泰喜而欲出陸遜喜而不出另有喜處）遜引兵

自來觀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吳班軍在陸遜眼中看出的）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受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此處望山中殺氣與後文望水邊殺氣正相映）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棋高一着先被猜破）衆將聽了皆以為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與馬超之誘曹仁前後相似）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此處尚不說明緣故）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蜀兵皆全裝貫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胆裂（此時方信陸遜之言）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為此也（此句已驗衆人信之）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此句未驗衆所未信）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果然信其前語未信其後語）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至此方纔說明）諸將方纔嘆服後人有詩讚曰

虎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鰲三分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聞孫權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權覽畢

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言其儒孤獨不信（諸將上書言又在孫權口中補出省筆之甚）今觀其言果非儒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黃權不諫移營但諫深入亦是第二着）臣願為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衆官苦諫先主從之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為黃權投魏張本）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主（百忙中却放下吳蜀兩邊忽敘北魏一邊筆法又周緻又飄忽）言蜀伐吳樹栅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旁觀者明）群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曹丕可謂知兵乃即亦不輸於老子）群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東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託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前劉曄勸取東吳曹丕不乘其危而襲之今反欲乘其勝而取之說謊之甚）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又放下北魏一邊接敘吳蜀事）入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主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

叶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不好說得先主却把别人來罵）馬良曰皆主上自為非他人之謀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矣（妙在尚不說明）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先生一向慣用火攻此正是以己度人之法）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為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奇絕令人測摸不出）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料事如見）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奇絕令人一發測摸不出○于禁入魚罾之内陸遜亦幾弄魚腹之中關公得一魚孔明又幾得一鹿）良大驚曰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奇絕○先主之敗孔明不于此時知之早于入川之時知之矣是神妙不測）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妙在不要勝先要敗故不用此數人）獨喚階下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預知其敗而使之真是人所不識）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眾軍鼓譟而入蜀營內傅彤引軍殺出挺槍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

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蜀兵虛實遜已盡知此句亦是託言不過欲驕敵之心耳]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奇絕]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正與上文孔明之言相應]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六月裡東南風不消借得]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旱路只差二將與水軍朱然正是三路卻與周郎赤壁十二隊相似]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焰硝各帶火種各執槍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周郎只是連燒陸遜卻用間燒又是一樣燒法]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眾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卻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旛無風自倒[與曹操江中折旗相似]乃問程畿曰此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驕敵極矣安得不敗]畿曰倘是陸遜試敵奈何[畿亦長於料事]正言間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在蜀人眼中寫出吳兵埋伏之狀妙在隱隱躍躍不知何兵何將]先主曰此是疑兵令眾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黃昏時]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是一路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

領命去了。初更時分（初更時）東南風驟起。（此句寫風）只見御營左屯火起。（又是一路火起）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與前共是三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此句寫林木）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至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與前共是四路火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總寫火光一句此時已不止四路矣）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厮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此處為先主一急）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此處為先主一寬）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馬鞍魚腹閒閒相對）張苞傅彤請先主上得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又為先主一急）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又總寫火光一句四十營都在其中）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方寫岸上又帶寫江中一句妙）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此又是第二日之火）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又為先主一寬）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白帝城三字又在關興口中一逗）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此是第二个黃昏已燒過一夜一日）關興在前。張苞在中。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前是吳兵放火此是蜀兵放火以水救火者有之吳未聞有以火救火者也真天奇之事）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

将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陸遜第一路先是朱然今却於末後出現）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又爲先主一急）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故作吃嚇之筆以跌出下文子龍來方見來得奇來得妙也）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此是第三日天明已燒過一日兩夜矣）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澗滚滚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又爲先主一寬）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前先主初出兵時便令子龍爲後應却於此處照出）陸遜聞是趙雲急令退軍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槍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以前在火光中幾爲赤帝今始是白帝矣）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将士将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爲救吳班張本）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有詩讚陸遜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説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罵吳爲狗此時却是衆狗攢槍矣）挺槍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嘆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傅彤勝黄權多矣）後人有詩讚傅彤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不愧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即在程畿口中補敘生平省筆）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文臣亦有武將之風惟書生能忍辱亦惟書生不肯受辱）後人有詩讚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　身留一劍答君王　臨危不改平生志　博得聲名萬古香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彝陵之圍自解前已在陸遜算中）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馮習忠無二　張南義少雙　沙場甘戰死　史冊共流芳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番將能為漢死即亦為漢之忠臣）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猇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當夫人怒叱吳兵之時何其壯也及觀其携阿斗而歸疑其志不如前今觀其哭先主而死則其烈不𢧐矣吾）後人立廟江濱號曰梟姬祠尚論者作詩嘆之曰

先主兵歸白帝城　夫人聞難獨捐生　至今江畔遺碑在　猶著千秋烈女名

卻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與初時望山中殺氣一實一虛前後不同）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

軍不可輕進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濶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都是見鬼）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遜不信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讀者至此又疑是關公顯聖）遜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遜見日將西沉殺氣愈加（奇絕）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報江邊只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只此便是人馬）遜大疑令著土人問之須臾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冲起土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陸遜以火為兵不若孔明以石為兵）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有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且仔細看）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奉答一夜東南風）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比七百里連營更是聲勢）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却不道是惑人之術）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奇絕）遜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先主三顧草廬時曾遇黃承彥一向不知下落至此忽然照應）昔小壻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應孔明所言十萬兵之語）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

他出來。妙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當面嘲笑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自生門引出也。孔明知陸遜不該死的却留个人情與丈人做遜曰。公曾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關公在華容道義釋曹操此則是黃承彥在魚腹浦義釋陸遜矣後杜工部有詩曰。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嘆曰。孔明真卧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非是畏其前却是料其後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照應前文曹丕在陸遜算中陸遜又在孔明算中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前文未敘其事在陸遜口中補出省筆之法正是

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託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讖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託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為煞尾在後幅則又為引頭耳

觀先主託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為重終以伐魏為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蓋以與漢為讐者魏耳與我為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者猶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

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為大善亦不能為大惡者也不能為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為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為真話乎為假話乎曰以為真則是真以為假則亦假

也欲使孔明為曹丕之所為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聞此言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肅矣陶謙之讓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劉表之讓荆州半是假半是真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日而語矣

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一著而用之於前則妙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便是妙著酈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著先後之勢異耳劉曄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曄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曄可謂知奕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中拏班又在乃郎手中拏班似乎裝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師相之體不尊師相之體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

曹丕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厮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力之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惟濡須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惟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敘曹丕不敘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

既敘曹丕司馬懿又敘後主孔明或詳或略各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補照前文）先主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又照應八十一回中語）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群臣乎遂傳旨就白帝駐紮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感傷不已（又總結前文）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黃權下落却在先主一邊補得妙）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劉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先主之待黃權勝于曹丕之待于禁）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也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此正體貼先主之意）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不受爵還有可取）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權若能一死尤為相信之深）丕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　忠義安能事兩朝
堪嘆黃權惜一死　紫陽書法不輕饒

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

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寔陸遜現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不說主上而說臣下亦是不好說得曹丕耳）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賈詡可為知己知彼）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曹丕不能料蜀兵之必敗而不能料魏兵之不勝亦只見得別人不曾見得自己）尚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準備（劉曄之見不在賈詡之下）丕曰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照應前文）曄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累敗於蜀其勢頓挫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劉曄前後兩樣說話寔有兩樣解說不似今人之首鼠兩端反覆不定也）丕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準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東吳三路兵却借探馬口中敘來省筆之法）劉曄曰既有準備去恐無益丕不從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胆略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把守羨溪去了（為後文戰敗曹仁張本）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勝於客兵（此論主客之異）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此論勞逸之異）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此論形勢之異）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三句分頂上文）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預為曹丕自來伏筆）於是傳令教衆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把守之狀（桓亦能軍）且

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遥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砲響。旌旗齊竪。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忽然有人。寫得突兀。）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是東吳一勝）曹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再勝。○此一路交鋒却用寔寫）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丕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此一路交鋒用虛寫）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交鋒亦用虛寫妙）丕聽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與先主不聽孔明大同小異）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吳魏不和此大關目處。以上按下吳魏。以下再敘西蜀）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一病經年）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卧於龍榻之上。（將寫夢先寫卧。將寫見鬼先寫厭見人）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宛然夢中之語）雲長曰。臣等非人。乃是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勅命為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忽曰鬼。忽曰神。忽稱君臣。忽稱哥弟。宛然夢中所聽之語）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直待夢覺方知是夢。寫來如畫）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直待知夢方始知時。寫來如畫）先主嘆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

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成都與曹操在洛陽而曹丕在鄴都臨終之時父子皆不相見彷彿相似）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自起兵以來至此已有兩年之別）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以三顧始以託孤終三顧之禮為自己下定錢託孤之情又為兒子下定錢）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百忙中忽論馬謖人才極似閑話不知後來卻是要緊的話）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早為九十六回伏線）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與孫權學問相似）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臨終之時更不提起東吳只說曹操則伐吳之舉亦悔之矣）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既自教之又欲孔明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願效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鄭重其語不即說出又作一頓）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獨以曹丕比較是以伐魏為重也）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宛似劉表讓荊州之說○人疑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心吾謂此語者乃深知劉禪之無用也）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

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只分付二子連三子俱分付在內）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衆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此處方及衆官）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覷吾子勿負朕言（一番保阿斗一番尋阿斗與別將不同故又特囑之）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衆官曰卿等衆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此句又極周至○看他以上層層分付衆官之言無一語及私與曹操不同）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嘆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在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四寔嘆今日也山外安見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爲玉殿目下却無是無是有是有是無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玉殿又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惟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則有廟

必也立堂太室所謂振鷺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之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群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祀同是一樣村翁伏臘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　少陵為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為伐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千載莫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湮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託孤已作英雄往事此日蜀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可於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汝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吾亡之後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昭者光也烈者武也

息然以先武比之尊皇后吴氏為皇太后謚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尊為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以上按下西蜀以下再敘魏國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吳不克却想伐蜀是謬所云東邊不看西邊者也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與劉曄諫伐吳一般見識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觀之乃司馬懿也司馬懿慣與蜀做對頭却于此處早伏一筆丕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後可圖伐吳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丕之意五路出司馬之謀前後相對丕問何五路懿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先主用沙摩柯今司馬亦欲用軻比能正與前文照應再修書遣使齎官誥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早為後文七擒七縱張本妙再遣使入吳修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以上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南路而後及東路先其近者而後其遠者也又可遣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此一路用蜀中降將雖是主兵然亦屬客兵猶之以蜀攻蜀耳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末一路方用自家之將自家之兵共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丕大喜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為使前去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

冀徐青及合淝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百忙中又補叙別將筆法周密○以上按下魏國以下再接西蜀卻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閒閒總叙一句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群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若論桃園結義則兩人當是兄妹然異姓為婚原不碍也非若吳孟旨孫姬子之類建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卻以此為第一路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為第四路蜀卻以此為第二路第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只有第三路彼此相同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魏以此為第二路蜀卻以此為第四路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魏以此為第一路蜀卻以此為第五路○魏以客兵為助重在客兵蜀報以魏兵為主重在魏兵敘前後次序各各不同別處敘事或一邊實寫一邊虛寫此處獨兩邊皆詳敘一番又換一番筆法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已先報知丞相報後主用實寫報孔明用虛寫就詳敘中又一虛一實丞相不知為何不出視事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後主聽罷大驚不但後主驚讀者至此亦驚即差近侍齎旨宣召孔明入朝第一日差近侍宣召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後主轉慌不但後主慌讀者至此亦慌次日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第二日差大臣往告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奇絕令人猜測不出杜瓊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不說真病竟說他推病只在不肯放入上猜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第三日多官往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多官惶惶只

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啟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託之意也我當自往（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董允頗有見識）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請入太廟召之是重之以先帝之靈也皆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第四日御駕親臨）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當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與先主親造草廬相似）獨進第三重門（過了第三日又過三重門與先主三顧草廬相似）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與草廬中高臥相似）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與先主階前立談相似）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觀魚者觀吳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蠻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奇絕妙絕真是出人意表）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兵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孔明之意只注意在第三路）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眾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泄漏於人（先言自己託病不出不與眾官議事之故）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

羌人以超為神威大將軍（神威大將軍名色甚奇覺宇宙大將軍之稱不足為怪矣○忙中帶補馬超一邊事妙甚）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一向單寫子龍漢升等戰功馬超頗覺冷落于此處用之功却不小）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魏延魏延亦不冷落）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孟達與李嚴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託孤時事却于此處補出）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李嚴方知託孤時同受了遺命不為無謂也）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把守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處又用子龍却不用戰而用守又是一樣用法）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救應（又總用興苞二將布置周密）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又說明衆人不知之故）只有東吳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却以孫權一路為第五路以以此一路為輕）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孔明意中又以孫權一路為第一路却又以此一路為重）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連日受恐此數杯酒只算壓驚）送後主出府衆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

明上御車回朝衆皆疑惑不定（不知諸葛稱意什麽）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不曾吃酒亦有春色如此人者不可不與飲酒然惟如此人者可不與飲酒）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現為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不用鄧芝問孔明先用孔明問鄧芝以試之妙甚）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為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其合著東和孫權一語）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為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任非公不可（妙在待他自說出來然後教他去）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　蜀使還將玉帛通

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温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釁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而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獨以孫權一路為緩以此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路為急蓋其於四路不過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但退之又將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魏也吳縱

不侵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魏旣致吳之侵而吳必結我以侵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孔明之遣鄧芝為伐魏地也然為伐魏地亦正為吞吳地也先主嘗讐吳矣先主讐之而孔明通之豈孔明之心異於先主哉以為不先滅魏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芝之天無二日之言彰彰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寔欲終先主吞吳之志耳

屈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於千百載之前一對於千百載之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寄託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宓既為天對以答問又復為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而兼靈均子厚之長矣

吳侯初以刀鋸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得無答禮乎有秦宓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舌戰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陸遜猇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番之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猇亭之用火甚遲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與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躡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

郎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則止是一勝其不同者三不但此也程普不服周郎韓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量少年孫韶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輕量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連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屯其連在敵徐盛有連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為人用之大霧之中徐盛以草為人見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為兵禦陸遜於既勝徐盛以木為城惑曹丕於初來其彷彿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揑造稗官者執筆而摹之豈能效其萬一耶

若曹丕自守鄴都吳亦以徐盛代守荊州而令司馬懿與陸遜相拒於江淮之間其鬬智必有可觀惜未見此兩人之交手也且使攻南徐者為曹操則龍舟之役未必如此之憊又使助徐盛者有孔明則曹丕之奔必無生還之路矣讀書者將前後彼此相易而觀之則其人才之分數自出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啟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為黃武元年（魏曰黃初吳亦曰黃武皆應黃天當立之讖）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蜀安肯求救於魏如此說謊騙孫權不信）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前既救蜀今又取蜀便是自相矛盾之語）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即

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定中原。急不可圖。今若不從。必為讎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為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已在孔明算中）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回。（四路兵退去在孫權一邊聽得）（不向西蜀一邊敘來筆法變換卻又極省筆）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矣。（伯結怨于蜀一說絕妙關目）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排至殿上。卻喚芝入。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烹之。且看其人如何對答。（如此恐嚇亦是下着）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侍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前。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以前能有喜色故此時能無懼色）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鄧芝真是嚇不動）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妙）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

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以硬拜硬）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說齊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不但說自己不懼反說東吳懼他妙是）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為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不說為蜀反說為吳妙是）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又用激法）權聞言惶愧即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蜀講和還是欲與魏講和（妙在先問他主意）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此句待他自說妙是）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權欺後主之幼芝乃請出孔明來對說）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上二語說吳蜀人才此二語說吳蜀形勢）若二國連和共為脣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此言與蜀和之利）今大王若委贄稱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來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妙在又用一句硬話）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大王有矣（此言與魏和之害）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答還說客一句妙是）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此等做法卻是放刁妙不可言）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反使孫權求他妙不可言）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反是他作難起來妙不可言）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恐孫權不決故撩他此一句出來）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

問曰。孫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荊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孫意。（孫權亦用激法）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恕。現為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又激他）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孫權不注意後主而注意孔明。使者之意亦不在後主而在孔明）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芝入川通好。（以上按下東吳。以下再敘西蜀）卻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不必用油鍋武士）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便為七擒孟獲張本）然後圖魏。（便為六出祁山張本）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仍照顧先主伐吳之意）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說不出一句話）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鄧芝見吳主不曾提起先主伐吳之事。卻於此明對吳使補出）張溫領諾。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孔明此日任其傲慢。不與計論。自是相體）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命衆官相送。孔明慇懃勸酒。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此人定是孔明約來）溫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勑。現為益州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此句笑今人則可。笑秦宓則不可）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皆

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此等大話我今亦聞之矣但未見真有如秦宓者矣）溫笑曰。公既出大言。請即以天為問。天有頭乎。（問得詼諧）宓曰。有頭。（答亦詼諧）溫曰。頭在何方。（詼諧）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便將西蜀高抬）溫又問天有耳乎。（詼諧）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妙絕之論）溫又問天有足乎。（詼諧）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妙絕之論）溫又問天有姓乎。（詼諧）宓曰。豈得無姓。（妙）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妙）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天子為天之子以子之姓姓其父也蘇則天子屢易姓則天之姓亦屢易矣）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日者君象是言君在東吳也）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又將西蜀抹倒東吳）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張溫無語。宓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張溫之問天是詼諧秦宓卻認真問起來教他如何對答）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是何物。（此一句又問天之外一發難對）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暗約秦宓來難倒了他卻又自己收科孔明真是妙人）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謝孔明。望東吳而來。卻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

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秦宓論天鄧芝又論天）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為君者各修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鄧芝到底不弱勝張溫多矣）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後永不相伐又是大關目總以上接下吳蜀兩邊以下接敘魏國一邊）

却說魏國細作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頭甜不酸只怕二甜不辣）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濶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辛毗十年之說太遠與前賈詡劉曄之諫伐吳不同）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即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不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潁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為上策。（與曹操之屯兵赤壁又不同蓋曹操既得荊州故赤壁之兵欲從荊州渡江今荊州已屬孫權故淮上之軍欲從廣陵渡江地勢既殊局面亦異）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此時好向鎮江看大龍舟也）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為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為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為合後。劉曄蔣濟為參謀。（劉曄此時何以不諫）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尅日起兵。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留在許昌。

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便為司馬氏專權之兆）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潁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為利害孫權大驚即聚衆文武商議顧雍曰今王上既與西蜀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為下文趙雲取陽平關伏線）一面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重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不可輕動（丕之不取荊州想亦為陸遜在彼之故）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孫權慣用激將法）言未盡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守南徐恰好用着姓徐的）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而退即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為守護江岸之計（其地曰徐其將曰徐其用兵亦不疾而徐）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丕兵至恐無及矣（與韓當周泰不服陸遜彷彿相似）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陸遜以年少人不服他孫韶亦以年少不肯服人）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與陸遜候先主移營彷彿相似）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

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能制諸将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如韓信之欲斬樊噲)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韶部将飛報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樊噲是相國來救孫韶卻是君王自救)武士恰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廣陵。深知地理。不就那裏與曹丕厮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呉指日休矣。(孫韶有終軍宗慤之風)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将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法。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衆乎。(徐盛有操直孫武之風)權曰。韶犯法。本應任将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然孤兄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孫權篤於兄弟與曹丕不同)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不肯拜。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可謂強項将軍)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呉。今後勿再用之。(善於調停)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呉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三千兵渡江接應。(徐盛亦得體若棄韶而不救便不成大将矣)却說魏王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與宋桓之在濡須彷彿相似)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寔。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鑾簇擁。光耀射目。

(此等龍舟只好去汨羅江弔屈原耳矣)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兵法寔寔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畢竟劉曄旨細)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將寫霧先寫月)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連寫燈火大光正為後文火攻點染)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既寫月黑又寫霧漫與曹操舞劍之月孔明借箭之霧前後間間相映)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槍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如海市蜃樓之不測)曹丕大驚(讀者見之亦吃一驚)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假城疑樓只用假人守把妙)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歎曰魏雖有武士千群無所用之江南人物未可圖也(然則特地到此只當龍舟一樂)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扶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與曹操赤壁時聞馬騰消息一虛一寔前後文間間相映)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收軍眾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裡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淹死者無數(少年負氣未嘗誤事與近日少年不同)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

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著。（前徐盛所授之計至此始見）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燄漫空。截住龍舟。（曹操之火背後燒來曹丕之火當面截住更是着急）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著。（此時十隻龍舟已化作十條火龍矣）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為首大將乃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可與太史慈叔寶）卻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到馬匹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以上按下東吳以下再敘西蜀）卻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南征消息却從趙雲一邊聽得絕妙接筍）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正是。

方見東吳敵北魏　又看西蜀戰南蠻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孔明通吳之後便當接以伐魏之事乃忽置中原而從事於南方者何哉曰孫權之兵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孟獲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魏借孫權以攻蜀而蜀得收之以為我用乃魏借孟獲以攻蜀而蜀不得收之以為我用不惟不為我用反深足為我患則安得不以全力取之乎不以全力取之而遽欲伐魏則孟獲將乘虛而議我之後矣故凡孔明之通東吳非注意於東而注意在北孔明之征南蠻亦非注意於南而注意在北也

曹操致韓遂之書妙在先與韓遂看後與馬超看孔明致雍闓之書又妙在不令雍闓看卻令高定看周瑜假作張蔡之書妙在不與蔣幹看卻令蔣幹偷看孔明假令朱褒之書又妙在自與高定看更不消高定偷看曹操周郎分用之而各見其奇孔明兼用之而又各極其變

呂凱之圖善矣猶不若馬謖之說為善也何也呂凱能繪其地未能繪其人即能繪其人未能繪其人之心也馬謖之意不在取其地取其人而在取其人之心故披呂凱之圖能使南方無處不在孔明之目中聽馬謖之說直當使孔明無日不在南人之心中耳

用兵之家俱知攻城與兵戰至於攻心心戰之論則六韜三略之所未及詳黃石素書孫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載也惟南巢牧野之師為能得此意而不謂馬謖能言之然非待馬謖言之而孔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馬謖之言而愈決之耳此卷敘孔明一擒一縱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縱之中已有三番擒縱之妙如郭煥之被獲是一番擒縱也董阿二人之被獲又一番擒縱也至孟獲而三矣且其間交戰者三而用計者五若第一番用計則故以雍闓人認為高定人第二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人認為雍闓人第三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之真降認為假降至於設伏以擒董阿設伏以擒孟獲非又用計之第四番第五番乎只一起手時而事之變化已不可方物如此豈非絕世奇文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役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先敘蜀中富庶以見內安而後可以外攘也）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孟獲猶是曹丕五路中之一路此時乃去而復來）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什方侯雍齒之後今結連孟獲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不肯反現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為鄉導官攻打永昌郡賴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只用傳報不用實敘皆是省筆）孔明乃入朝奏

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寔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不征魏而親自征蠻出人意外）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先有孫權次說曹丕且吳方連和而並言吳魏來攻便見其胸中沒分曉）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放下東吳）曹丕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按下北魏）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為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歸重中原征蠻正為伐魏地耳）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眾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現為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癬疥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不知南方未平不是癬疥之疾直是心腹之患）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七擒七縱之意于此已先定矣不消待馬謖說得）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為參軍費禕為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為掾史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為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兵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似乎小題大做）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讎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讎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關索蹤跡直於此處敘出補前文所未及）孔明聞之嗟呀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

令關索為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餐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的是王者之兵）卻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孟獲本是一路忽先有三路）於是高定令鄂煥為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三路又先寫一路）卻說孔明引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此待孟獲之法先將鄂煥做個引子）問曰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為雍闓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妙亦算一擒一縱）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闓至寨禮畢闓曰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不和故施此謀也（雍闓作梗與高定罷有輕重）定半信半疑心中猶豫忽報蜀將搦戰闓自引三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闓撥馬便走魏延率兵追殺二十餘里（三路中又寫一路）次日雍闓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三路中並寫兩路卻不見朱褒一路）卻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

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闓的人。因在一邊。高定的人。因在一邊。卻令軍士稱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妙計）衆軍皆聞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必然如此）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先發遣雍闓的人妙在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以疑雍闓）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衆皆告曰。吾等寔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以酒食。卻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次發遣高定的人又妙在詐稱雍闓之約以疑高定）（又帶朱褒在內）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卻有一半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寔。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前將雍闓的人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今又將高定的人故意認作雍闓的人巧妙之極）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誤了日期。汝這廝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妙在對高定的人說雍闓的話）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闓。教他早早下手。休得誤事。（妙在使高定的人致雍闓的書）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孔明已先下種）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殺雍闓以投孔明。（皆在孔明算中）定曰。如何下手。煥曰。可

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上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闓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闓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與假書相合）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勢助戰（又是孔明先下的種）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非鄂煥殺之亦非高定殺之是孔明殺之耳）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却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讀至此令人不解其故）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寔是我滿他反說他瞞我妙甚）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詐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日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既假致雍闓之書又假作朱褒之書一派是假）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不是朱褒反間寔是孔明反間）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捉得朱褒方表真心（殺朱褒又只用高定殊不費力）定曰丞相休疑某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來得湊巧乃此處方寫朱褒一路）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雍闓妙在先知朱褒妙在不知）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

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玩高定於股掌之上）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以上了却三路）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得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蠻人已在掌中）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為征蠻之一助也。（與張松獻圖前後相對。先主無張松不能入西川，孔明無呂凱不能平孟獲）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馬良之死在此帶敘，亦省筆之法）謖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足見孔明虛心，非今人所及）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算到北魏，正合孔明意中之事）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此四語是兵法中之所無，却是絕妙兵法，又在孫吳之上）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的是高見）孔明嘆曰：幼常足知吾肺腑

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統大兵前進。卻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平了三郡卻又生出三洞來正與三郡相對）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前三郡分三路今三洞亦分三路前三路只是兩路厮殺今卻一齊都出）卻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魏延至。卻都不分付。（不分付卻是勝於分付）更喚王平馬忠至。（馬忠有二一為吳之馬忠一為蜀之馬忠吳之馬忠已死此乃蜀之馬忠也）囑之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孔明慣用激將之法）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卻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妙在又說一句再激他一激）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慍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汝涉險入深。為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此是第三番激他）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妙止之正以激之也）二人怏怏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為先鋒。卻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

敵。蠻兵大事可成。（皆在孔明算中）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卻細問其故。（不激不肯如此）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卻通五溪洞（一個洞名）并董荼那阿噲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身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百忙中偏有閒筆寫星寫月）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行了兩個更次）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噲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又殺了一個更次）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明明是孔明教他接應魏延）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卻說趙雲引兵殺到阿噲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明明是孔明教他接應趙雲）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噲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那阿噲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奇幻之極）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嶷

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噲喃到（妙令人不解其故）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此時卻極力贊他一句真是神妙不測）吾料董荼那阿噲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至此方纔說明）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噲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孔明自此以後只用此法）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前是暗使此是明遣）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卻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不大驚而大怒便見其強）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旗門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陣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腳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寫得孟獲怕人乃見擒之非易縱之亦非易）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槍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在孟獲眼中寫出孔明誘敵）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畢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

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明明是誘敵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又明明是誘敵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只道此二人為伏兵耶。知又有子龍文長在後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部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前二張擒董阿用虛寫。今魏延擒孟獲用實寫。○此是一擒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槍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正令孟獲見漢兵威儀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唬。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一路只用此法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

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强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為反耶（兩川之地不是你的）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心字正與攻心之戰相應）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妙）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即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此是一縱）正是

寇入掌中還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二擒孟獲即出師表所謂五月渡瀘者也詩云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孔明之征南蠻其宣王之伐玁狁乎然深入不毛獨與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者有何異哉蓋孟獲於初擒之時則有辭矣以為彼來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宣王不再傳而有驪山之禍正以未盡伐之之力耳

二擒之計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荼那阿會喃即初擒孟獲時之所縱也不必我擒之而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之不費力者在此孟獲之不肯服者亦在此

兵家有必敗之法非避之之難而犯之之難又非犯之之難而犯而避之之為難如先主猇亭之兵屯於林木之間孔明瀘水之兵亦屯於林木之間而先主敗而

孔明勝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敵也。則犯之之妙也。至於孟優內應。孟獲外攻。皆被擒捉。於是拔寨多起。盡渡瀘水。非復前日依山傍林之營。則犯而避之之妙也。

不獨二擒止是一擒。卽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獲之時。使之遍觀各營虛實。正欲其來攻而中我之計也。則三擒之計。亦於二擒時早伏之也。三擒有相連而及之勢。三縱亦有相連而及之勢。二擒止是一擒。而孟獲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止一擒。而孟獲又不服。所以有三縱云。

馬岱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力。馬謖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謀。用其力。所以分衆人之力也。用其謀。所以合一己之謀也。知攻心之為上。是與孔明七縱之謀合。知孟獲之詐降。是與孔明三擒之謀合。妙在皆不說明。事後方見。卽今日讀者猜之。亦不能測其玄機。況當日孟獲遇之。安得不中其妙計乎。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掌中物又卽囊中物）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水。（先在此處點瀘水）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夠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著一哨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背地出醜之事。在人前遮瞞得）

乾乾淨淨何近日孟獲之多也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會喃已在洞中前三郡太守殺其二而存其一今三洞元帥殺其一而存其二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孟獲何等強梁二人何等疲軟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兵遠來勞苦況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蠻子肥估衆酋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岸之地高竪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供運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憂蠻子肥大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南方屬火故也彷彿似西遊記火燄山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既吾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先主在猇亭亦屯於林木茂盛之處但孔明不是連營耳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軍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回顧前文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可知孔明在猇亭必不被燒蔣琬等皆不曉其

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孔明令入。岱叅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各寨（此時用得幾服香茹飲）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說出一个死字果應下文死了一半）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紮筏而渡（觀呂凱圖本連水之急慢亦多曉得）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噲喃兩個洞主。使為內應。不可有誤（亦如前卷中之用鄂煥）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彷彿西遊記通天河）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此又呂凱圖中所未及）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著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著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谷而來。那夾山谷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與後文鄧艾渡陰平嶺彷彿相似）馬岱占了夾山谷。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如避暑九成宮）謂眾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

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蠻子且慢作樂苦便到也）忽然班内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夫人之語又在孟獲口中說一遍）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蠻子）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絶斷了夾山糧道打著平北將軍馬岱旗號。（馬岱名字妙在旗號上看出平北將軍今作平南將軍矣）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谷來。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排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子無用）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噲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谷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内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妙在部下人認得不然馬岱如何知之方知孔明撥與五六百軍正為此時用也）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慚無言可荅不戰而退（蠻子原有良心）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孟獲取禍之道）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

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尚自懼之何况我等蠻方乎（是說孔明之智）况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為報（是說孔明之仁）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勢所必然）董荼那曰未如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荼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荼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皆在孔明算中）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蠻子此時却蠻不過○此是二擒）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為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安慰遣董荼那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蠻子嘴硬偏會解說）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妙）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决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虧他此付老面皮）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前但賜酒今又賜坐第二番更是加厚）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

何為不服（第二回放他偏有許多說話）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故意教他看虛是妙）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再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胆方可歸順（蠻子說謊）孔明忻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此是二縱）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好狠蠻子）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把守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谷要與馬岱交戰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孔明撤回馬岱）（却在孟獲一邊虛寫）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已在孔明算中）孟優領了兄誥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為首大將乃馬岱也（此時忽然又見馬岱寫得出沒不測）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與孔明周郎各寫火字於掌中彷彿相似）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

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妙在不敘出所說何語，令讀者自知之）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各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命而去。（妙在不敘出所用何計，待後文方見）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為賞軍之資。續後便有進貢天子禮物。」（前說手下人不肯降，今卻手下人先來，明明是詐）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為感丞相大恩，逕往銀坑山中（銀坑山先在此處點出，為後文伏線）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鬅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名為波斯獻寶，卻是夜叉作怪）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慇懃相待。卻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二更，裡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所授之計，至此方纔敘明）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為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痴蠻子說得如此容易）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右，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將百餘人，逕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眾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孔明分付諸將之計，亦至此方纔敘明）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輝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蠻子貪饞）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

醉倒渾如醉死之人（春容瀘水之毒）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好看）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趙雲（三將之來寫得參差錯落）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此是三擒）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前未敘孔明分付馬岱卻於此處補出）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一路多用此法）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此是前文所有用虛寫）趙雲擒孟優至（此是前文未敘用虛寫）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馬忠關索於此補出其擒諸洞酋長亦用虛寫）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吾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每次不服必有一段解說蠻子油嘴極似今日低棋輸了到底不服輸）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妙）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十分調笑十分作樂）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

謝去了。(此是三縱)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紜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前兩番賜酒賜坐今第三番又是換一様面孔矣)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馬岱之言純是剛趙雲之言剛中見寛)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尸萬斷決不輕饒(趙雲之言略寛魏延之言又剛真是三收三放)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卻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為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上項事此處方纔敘明)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又激勸衆人是孔明妙處)衆將拜服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又奬勵衆人皆是孔明妙處)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卻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還虧蠻子肚皮大看得這許多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引出無數蠻子來了)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推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

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4